

# 高密炉包与抹饼

□邓儒相

看电视剧《红高粱》时,每每看到余占鳌与众弟兄们吃着高密炉包与抹饼时,作为一个高密游子,因看电视涌起的浓浓乡情就更加强烈,似乎闻到了它们散发出的只有它们才有的芳香,不由得满口生津,馋涎欲滴,恨不得快快回高密老家,再次品尝一下家乡的这名吃。

高密炉包是高密名吃,也是莫言的最爱,回老家时总会忙里偷闲吃上几次高密炉包。

相传高密炉包是“潍水之战”时,韩信领兵在高密一带打仗时留下的。据说,有天,战事太急,厨师做好的包子来不及蒸,只好放锅里煎一煎,给韩信送去,韩信吃后,大加赞赏。于是就在当地把炉包的做法传下来了!到清末民初,潍河边上呼家庄的王家、徐家,夏庄的张家就开起了炉包铺。他们推着小推车,带着篷布、炉、面、菜、柴草等赶四集打炉包,遍及高密城乡,远到潍坊、青岛、北京等地。解放后,高密国营、集体饭店都把炉包作为传统名吃传承下来,并不断发扬光大。

高密炉包以鲜猪肉、大白菜(或韭菜)和面粉为主料,以海

米、木耳及各种调料为辅料。那炉包肚子边儿上金黄酥脆的嘎渣儿,薄如蝉翼,既香又脆。咬在嘴里就化,美不可言。那炉包馅儿呢,咬一口,直冒油。若馅是白菜、猪肉的,吃在嘴里,白菜似熟非熟,一咬咯吱咯吱响,偶尔咬着一块囫圇肉,却烂烂的,香香的,含在嘴里好长时间不舍得咽下去。

为啥猪肉熟了,白菜还咯吱?对于高密炉包这最具特色或者是最绝的一点,我去年过年回家才给搞明白:一是做馅时不将肉剁碎,而是把它切成筷子顶大小的肉丁。二是做馅的蔬菜,无论是白菜(不要菜叶)或韭菜,不将其剁成碎末,而是一刀刀切碎。只要做到这两点,就能使炉包肉熟而菜不烂。

做炉包最关键的除了做炉包馅的肉瘦中带点肥,要加盐、味精、姜末、香油等,将馅调得鲜美之外,炉包下锅(平底锅)时,要刷上一层薄薄的油,将包子略煎一下(别火大煎过了),接着用一碗水加一点面粉调成面水,倒入锅中,没到包子的二分之一左右,然后盖上锅盖。先用大火,等锅内吱啦响,有咕嘟咕嘟的声音后,改用小火。不消几分钟就会看到,一个一个炉包

就紧密地团结在一起,到水没有了,包子也熟了。最后可以刷上一层油,包子很好看。出锅时,包子紧密相连,一铲子铲起来几个,仍是一个整体,底部金黄一片。

啊,这时,面对这诱人的美食,让人怎能拒绝诱惑,而不大快朵颐呢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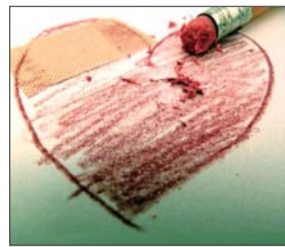
电视剧《红高粱》中,当朱县长为余占鳌弟兄们去济南培训“钱行”时,每人手里那卷就着红烧肉与菜吃的饼,就是抹饼。

抹饼,也叫单饼。在高密是一种比高密炉包还普及的面食。一张张薄薄的面饼,吃起来比较筋道,有嚼劲。早餐可以用来卷鸡蛋、油条、馓子、火腿肠食用,其他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卷上自己爱吃的菜,如生菜、大葱、苦菜等,上面抹上大酱来吃。各家几乎年头到年尾不断顿。原因是好吃,做起来比较简单,烙一次可吃好多天。

做单饼只需三样工具:一是鏊子,二是擀饼轴,三是翻饼杖。其做法步骤是:首先将面粉

的少部分做成烫面,然后与其它用生水拌的面粉一起揉成面团,醒十几分钟后,再将面团揉成长条,切块,做成剂子,再将其擀成中号盖帘大小的圆饼。擀好后,放到鏊子上。然后稍稍加大鏊子下的火,并且一定要让火烧匀,看到单饼鼓起黄豆大小的泡了,饼的周边稍稍翘起,说明那面已熟。这时,便用翻饼杖从一边插入,然后用翻饼杖将整个单饼挑起,并迅速翻过来。两三分钟后,整个单饼熟透,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。烙单饼时,烧好火是单饼质量的保证。在高密有句顺口溜:“做米饭锅底,烙单饼烧鏊子腿。”意思是说,烙单饼时,火要向四下里烧,让整个鏊子受热均匀,这样才能将整张单饼烙熟而又不糊。

如今生活好了,家家都烙白面单饼吃。现在高密单饼已遍及省内外。每每逛商场时,我总是不时地买回一些。觉着买回的不仅是单饼,这里边还有浓浓的乡情。吃着这些单饼的时候,总感到乡情萦绕,遐想多多……



碎碎念

## 婚姻需要创可贴

□春日迟迟

参加酒会,特意挑了一双新鞋。结果,酒会还没有开始,脚已经磨破。我知道让脚舒服的唯一办法,是把这双新鞋立即换掉。但是,我并没有随身多带一双备用的鞋,马上去商店买一双又不现实。如果不怕丢人的话,倒是可以光着脚跟一桌子西服革履谈笑风生,问题是我还真怕丢人。

婚姻遇到问题,很多时候和我参加酒会遇到的痛苦一样。离婚,丢人;不离婚,脚已经磨破。最好是,能有一双漂亮而舒服的鞋子立刻出现在面前,但这样的几率几乎为零。你的晚宴包里可能会多装一支口红,但不会多准备一双鞋。

那天到后来,我几乎寸步难行。偏偏还是那种端着酒杯走来走去的酒会,所有的食物都放在餐桌上,要走过去取。

实在痛得不行,跟身边的女友抱怨,女友立刻从包里翻出创可贴,对我说:贴上。

之后,脚不那么痛了。

深夜,一女友跟我哭诉——事情很简单,她给老公打电话,问在哪儿。老公说在外面,有应酬,晚点回来。晚间新闻都播完了,老公还没回来,再打电话,没人接。再打,手机关机了。

女友号啕大哭,哭完,问我:要不要离婚?

还没等我回答,自己又哭起来,说:孩子这么小,怎么离?离了个人带孩子怎么过?再说,离婚多丢人啊。可是不离,这日子怎么过?老公把家当旅馆,想回来就回来,不想回来就不回来,乐意接电话就接,不乐意直接关机!

哭着哭着,她又后悔,后悔自己当年为什么挑了这么一个男人嫁,还后悔为什么婚后一心扑在家里,光顾着生孩子养孩子,连个婚外恋都没有搞过——曾经有男人挺喜欢她的呢,给她她暗示呢,哪怕给自己留个二胎也好啊!

她问我她该怎么办。我想起了那酒会上的鞋,反问她,如果你是我,很不幸地穿了这么一双鞋去酒会,你会怎么做?是当场脱掉还是忍了?当场脱掉,虽然脚不会那么痛,但可能要适应他人怪异的目光,还要当心地上的图钉啊什么的;忍了,不仅要耐痛,还须谨防伤口感染。

她想了半天,最后问我怎么做的。我告诉她,我选择了创可贴,坚持到酒会结束。然后呢?她追问。

然后,如果不磨脚了,那就接着穿呗,挺漂亮的一双鞋,何必扔?如果还磨脚,再换也不迟。

我对她说,千万别一遇到问题,就马上去想“离”还是“不离”的问题,先找“创可贴”,把伤口贴上——也许,过两天伤口就好了,而你脚上的鞋,磨那么一两次也就舒服了呢。

名家言

## 岭南寻诗



□刘玉民

知道苏东坡和荔枝是在五十几年前。那是在胶东农村低矮昏暗的土屋子里,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黄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胶东地处北方,盛产苹果以及梨桃李一类,荔枝长什么样子是想也想不出来的,但随着老师的讲解,我和小伙伴们还是禁不住流出了口水,心想这个姓苏的可真有福气,什么时候能让咱品上一口或者看上一眼也好啊!

课上过,诗的前两句被忘到头发梢上去了,后两句却刻进心扉,以至于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只要一有触动,便会在心头涌动。

有人说好诗如同美酒,是可以醉人的。苏东坡的《荔枝诗》却胜过美酒,它醉的、温暖和滋润的是人生——许许多多人的心。

后来我进了城市,看到了荔枝,吃到了荔枝。

后来我去了泸州,走进了虬枝如龙、绿荫如盖的荔枝园。

泸州地处川南,属于长江上游地带,却盛产荔枝。据说唐

代诗人杜牧《过华清宫》中描写的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中的荔枝,就是产自泸州,而后经由快马驿站,越过重重关隘送达长安的。泸州的荔枝确乎非同寻常,坐在绿荫如盖的荔枝园里,一边品尝着荔枝一边谈论着文学和未来,那情景与苏东坡诗中的意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然而泸州没有苏东坡,没有令苏东坡和千百万读者为之倾倒的岭南荔枝。

时光进入2014年9月,应香港商报的邀请,我和八位知名作家一起来到被称为“岭南名郡”、“粤东门户”的惠州。因为活动是“品鉴岭南”,听取当地情况介绍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。

“我们这儿的荔枝非常有名,当年苏东坡就是在我们这儿写下那首《荔枝诗》的。”介绍会一开始我就被惊住了。

什么?苏东坡的《荔枝诗》……

我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坐在身边的旅游局长。为了发掘地方名牌,增加旅游收入,如今有些地方是什么怪招都使得出来的。

旅游局长却是一脸坦然。“苏东坡当年就是流放到我们这儿来的。”她翻开一本介绍当地景观的画册,指着上面那首《荔枝诗》和一片山峰说:“你看,这就是罗浮山……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黄梅次第新……”

“唔……”说不出是惊讶还是感动,一股热流从心底升起。苏东坡……荔枝……相距五十几年和数千公里,在这里,我终于找到了那片诗的圣地。

参观、游览、体验……接下来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,但我

始终没有忘记苏东坡和他的荔枝。那天进入罗浮山区,汽车行驶中,路边“东坡荔枝节”的标牌映进眼帘,我便随口问起什么时候去东坡荔枝园。陪同的导游和市文联主席告诉我,因为季节不对——荔枝开花是在早春,下果是在盛夏——这一次没有去荔枝园的安排。“罗浮山是道教名山,是葛洪修身炼丹的地方,值得看的地方是很多的。”二人见我收了笑脸,连忙解释说。

我却并不领情,说:“好不容易来一趟罗浮山,荔枝园要是看不上,遗憾可就大啦!”

听我这样说,导游和文联主席当即宣布临时增加一项活动,带领大家到十里外的东坡荔枝园去看一看。

岭南的仲秋,全然没有北方霜叶如花、红黄遍野的景象,有的只是层层叠叠却又千变万化的绿色。沿着绿色的山路,不一会儿,我和同行的朋友们便置身于半山腰的一个观景台上了。

“大家看,这就是东坡荔枝园。当年苏东坡就是在这里品尝荔枝并且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《荔枝诗》的。”导游介绍说。

站在观景台上放眼四望,漫山高挺壮硕的荔枝树,有如沧海奔浪,构成了一幅雄浑壮阔的景观。在那景观的深处,我分明看到了苏东坡和他的爱妻朝云的身影。

苏东坡是从颍州知府的位置上被贬到惠州的。听说要到“瘴疠横行”的“蛮荒之地”,去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宁远军节度副使——那处境与“文革”期间被降职下放、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“走资派”没有多少区别——苏东坡的几位妻

妾找出种种理由,再也不肯随行了,侍女出身的小妾朝云正是在这时候慨然而起,表明了要与苏东坡生死相伴的意愿,使苏东坡那滴血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和滋润。

惠州迎接苏东坡的是无尽的青葱和芬芳,盛情和尊敬。而像在黄州、颍州一样,身处逆境的苏东坡没有沮丧绝望,没有悲天悯人,没有自甘沉沦,没有随波逐流,而是以一种随遇而安、乐观豁达的心境,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。

岭南的荔枝成就了苏东坡。苏东坡也成就了岭南的荔枝——中国的水果何止千万,像这样因为诗歌而流传千古,以至于无人不知、家喻户晓的唯有荔枝,岭南的荔枝而已!

我说不出喜悦和庆幸,导游和文联主席告诉我的却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局:《荔枝诗》传进京城后,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朝廷大员看后不觉忿忿吧?怎么能让那小子这样得意呢?于是,一道再贬海南儋州的指令,没过多久便出现在苏东坡面前。而流放海南,是当时只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

因诗(文)得名,名扬天下;因诗(文)落祸,祸比深渊。何况其时苏东坡已是六十岁的老人,爱妻朝云也因病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。好在历史并不是某些权臣的家谱,一千多年后的今天,苏东坡纪念馆、苏堤、朝云雕塑和墓地、东坡荔枝园等遍及惠州,《荔枝诗》更是传遍了世界,那些“魑魅”却早已成了灰尘。站在罗浮山的荔枝树下,我依旧看得见苏东坡和朝云当年的身影。